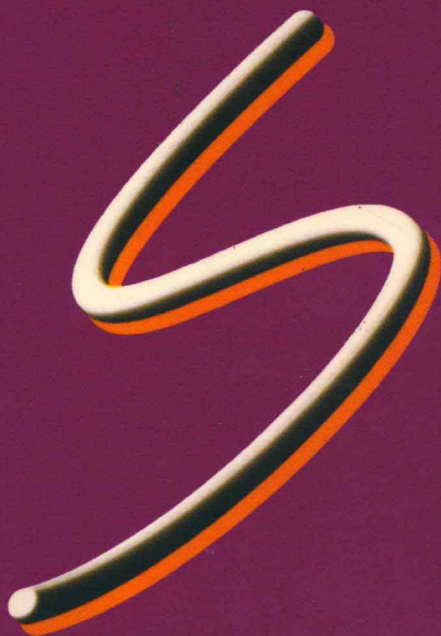


歐洲社會理論

黃瑞祺 主編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歐洲社會理論

第三版

黃瑞祺 主編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民國九十二年一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歐洲社會理論 / 黃瑞祺主編。--第三版--[

臺北市]: 中研院歐美所, 民 92

面; 公分

含索引

ISBN 957-671-949-6 (平裝)

1. 社會學—哲學, 原理—論文, 講詞等

540.2

92000316

歐洲社會理論 (第三版)

發行人／林正義

主編／黃瑞祺

助理編輯／崔國珍·柯慧雯

校對／林明薰·林君穎·許亦芬·廖婉如

黃郁媛·劉文文·蕭佩如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網址／<http://www.ea.sinica.edu.tw>

出版地／中華民國台北市

初版／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二月

修訂版／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

第三版／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

定價／國內 平裝新臺幣 200 元

國外 平裝美金 12 元

◎本書版權屬於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元震企業有限公司承印

GPN: 1009200146

ISBN: 957-671-949-6

序

本書是根據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舉辦的「歐洲社會理論研討會」（民國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論文選編而成的。這一類型的研討會過去在中央研究院內從未舉辦過，在臺灣社會學界也很少舉辦，從而蓄積了相當大的興趣和能量，使得這一次研討會的氣氛顯得異常熱烈，會後論文也很快被索取一空。

社會理論的對象是「人的行為」和「社會制度或社會結構」，以及其間的關係。到目前為止這個領域還是百家爭鳴、莫衷一是的狀態，要加以探究而獲致條理及結論頗不容易。然而我們也不能知難而退，必須不斷地去整理扒梳、去詮釋及再詮釋、去批評及發展。理論研究不完全是爲了理論本身，也是爲了社會研究的需要。

在理想上，我們期望社會理論與社會研究之間有良性的互動，前者成爲後者的結論及出發點，二者甚至形成一個緊密的反饋圈(feedback loop)。然而在現實上，二者疏隔，乃至互相誤解及抨擊。增進雙方的互相瞭解可能是改善二者關係的開始，因而在中央研究院舉行社會理論的研討會就具有實質性及象徵性的意義了。

本所自從民國八十年由「美國文化研究所」改制爲「歐美研究所」以來，積極進用歐洲研究的人才，並且積極發展歐洲方面的研究主題，本次研討會就是一個例

子。由於歐洲研究還在起步階段，人單力薄，尚賴所裡同仁多方支持。同時，「歐洲社會理論研討會」也有賴臺灣社會學界先進的鼎力相助，擔任主持、撰稿、評論等工作。研討會之後即按匿名審查的原則送審，最後在社經組組務會議的審慎考量之下，與會八篇論文中選用了七篇。於今論文選集即將出版，這是一個長期團隊工作的結果。所以在此要感謝歐美所同仁的參與、社會學界先進的幫助，以及所裡行政人員和助理的配合。更希望未來讀者能對於本書不吝指正。

許嘉猷 85. 1. 8.

編者導言

歐洲社會理論可視為對現代性的一種反應，而西方現代性可說是歐洲社會理論乃至於社會學興起的歷史社會機緣。自歐洲中古封建制逐漸解體以來，有許多新生事物產生，諸如：城市及市民社會、資產階級（布爾喬亞）及資本主義社會、宗教改革、科技進步、思想啓蒙運動、工業革命及工業社會、工人階級（普羅）、法國大革命、革命、議會民主、科層制等等，都是現代性的一些重要內容，也是社會理論最關注的一些現象。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可說是歐洲社會理論的黃金時代，當時一個主要的理論議題就是「現代性」或者是「從（西方）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演變」，許多社會思想家都針對現代性來建構他們的理論。馬克思著《資本論》分析資產本主義社會，以「異化」的概念來理解資本主義的生產勞動，其後資本主義就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了。馬克思可說是社會理論的開創者及奠基者；韋伯以「理性化」（rationalisation）或「智識化」（intellectualisation）來表徵現代西方社會的發展趨勢。從這個觀點來看，現代西方的科學、法律、代議民主、資本主義、科層制、大學、藝術、神學等等都是理性化的表徵，其中資本主義更是一個重要主題，韋伯曾作過專門研究。（Weber, 1958: 13-31；黃瑞祺，1986: 149-82）可是按照韋

伯的分析，理性化的結果卻為現代人打造了的一個「牢籠」(iron cage)，難以逃脫。其實，和韋伯同時代的湯尼斯(Tonnies)和齊末爾(G. Simmel)也都討論過「理性化」的問題，他們也同樣關切西方現代社會的演變。齊末爾主要從都市生活和貨幣經濟來探測現代性；湯尼斯則以「社區(*Gemeinschaft*)／社會(*Gesellschaft*)的轉變」來說明現代社會變遷。另一位德國思想家宋巴特(Sombart)和韋伯類似，也是以資本主義的研究而知名。

早期的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認為現代的社會分工精細，其整合主要靠各種專業之間的分工與互賴，他稱之為「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相對而言，傳統社會分工程度較低，其整合主要靠集體意識，他稱之為「機械連帶」(mechanical solidarity)。從機械連帶轉變到有機連帶往往會出現脫序混亂的情況，他稱之為「迷亂」(anomie)。這些概念都是涂爾幹針對現代性，為了瞭解現代性而設計的。他和當時其他的社會思想家的一個共同問題是：如果前工業或前現代的社會是由共同分享的價值、情操和規範而結合的，現代社會是由甚麼而結合的呢？因為現代的生產組織使得人們彼此不相同。(Coser, 1984 : xiv) 這其實是一個關於現代性的問題。涂爾幹的「機械連帶（前現代）／有機連帶（現代）」二分法也是為了回答這一個問題而建立的。這個分法和當時十九世紀的一些思想家有頗多雷同之處。諸如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區別軍事社會／工業社會、梅尼(Maine)區別基於地位／契約的社會、湯尼斯(Tonnies)

區分社區／社會。現代社會的組織原則是甚麼？和前現代社會的組織原則有何不同？現代文明何去何從？這一類問題就是當時社會思想家所關注的。

一次大戰（或稱「歐戰」）後，現代性的弊病日益明顯，「西方沒落」的論調甚囂塵上。二次大戰後，現代性的危機越發尖銳，其副作用如生態危機、核戰威脅、軍備競賽等逐漸失去控制，危及現代人的生存。當代遭遇的一些其他問題如族群關係、兩性關係、失業、社會福利等，雖然不一定是現代性造成的，卻已經無法取資於現代性來解決了，換言之，現代性解決當代問題的能力似乎已經「枯竭」(exhausted)了。例如自由主義的比例代表制及多數決遇到族群問題（確切地說，少數族群問題）或兩性問題就有所不逮了；社會主義遇到生態危機或核戰威脅也束手無策了，當代工業發達國家面臨國際失業問題、國際恐怖主義，無不搞得焦頭爛額。

現代科技的變革提供了面臨危機的現代性一個展望。當代微電腦以及其它微電子產品的發明及使用，改變了人類工作及分工的方式，分散式的或小單位的「個體戶」越來越流行。基於規模經濟理論的大組織及大量生產動搖了，可能取而代之的是較靈活的小生產單位及個性商品。去中心化趨勢（de-centralization）在生產勞動的層次上發生了。

在此一變革的時代，在思想層次上歐洲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似乎是一個主要的參考點。越來越多的思想家懷疑啓蒙運動所倡導的理性觀，試圖加以批判或「解

構」：如法蘭克福學派、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傅柯 (Michel Foucault) 等；可是同時也有思想家以種種不同的方式來護衛啓蒙運動的理想，如哈伯馬斯、盧曼 (Niklas Luhman) (二者雖在社會理論方面有很大差異)、紀登斯等，他們認為啓蒙運動所揭櫫的理想仍然有其意義，現代性仍然有很大的潛力，不過需要作一些批評及導正。而批判啓蒙運動者則認為，啓蒙運動及現代性有很大的限制，而當代的社會文化已和現代性決裂了，遂而有「後現代」觀念的提出。布希亞提出的「消費社會」及「擬象社會」(Simulation society)，貝爾 (Daniel Bell) 提出的「後工業社會」，都試圖描繪一個超越現代工業社會的社會秩序。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 和傅柯也都試圖對現代性作一些澄清及定位的工作。

傳統／現代或現代性的問題 (problematic) 曾經是早期社會理論的主題，也是社會學誕生的契機；今天現代／後現代或後現代性的問題又成為社會理論的議題了。社會學及社會理論可說是近代社會變遷下的產物，確切了解社會變遷的問題，對於掌握社會學和社會理論是必要的。本書七篇所含括的社會理論家及理論很有限，頗有掛一漏萬之虞，不過都是很重要而影響廣大者。本書的編排方式在時間上是由近而遠，由流行到古典；在空間上是從法國到德國。所以從布希亞、布爾迪厄、傅科，到盧曼、蓋倫、宋巴特、馬克思。本文僅就歐洲社會理論之背景聊贅數語，以明其緣由。

目 錄

序	許嘉猷	i
編者導言	黃瑞祺	iii
歐洲？社會？理論？		
— 布希亞的消逝藝術	朱元鴻	1
論布爾迪厄社會理論的象徵性和反思性	高宣揚	47
傅柯對於權力之分析	蘇峰山	99
社會學如何啓蒙？		
— 評介盧曼的理論發展	顧忠華 湯志傑	165
缺乏與釋負：蓋倫的制度理論的		
哲學人類學基礎	江日新	191
宋巴特論奢華與資本主義	張維安	233
馬克思與現代性的三重辯證關係	黃瑞祺	273
第三版跋	黃瑞祺	330
人名索引		331
主題索引		334

歐洲？社會？理論？ 布希亞的消逝藝術

朱元鴻*

提要

本文企圖以「歐洲」、「社會性」、「理論」三項主題探討布希亞的部份著作，以及其獨特的理論作用與書寫風格。同時透過布希亞的觀點考量「歐洲」、「社會性」、「理論」的論述模式。

*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歐洲？

The boundaries of Europe are quite unknown... no one can say whether it is surrounded by the sea or not, neither is it known whence the name of Europe was derived, nor who gave it name....

—Herodotus [The History, Bk IV, § 45, c.445 B. C.]

Soon we will no longer have any sense of European Culture except through the phantasms of people outside it!

—Jean Baudrillard

歐洲社會理論，多麼累贅！歐洲是社會理論的創作者(Author)、權威(Authority)、起源(Origin)，有疑問嗎？Auguste Comte, Karl Marx, Herbert Spencer, Emile Durkheim, Max Weber, Georg Simmel, Vilfredo Pareto, Karl Mannheim, Jurgen Habermas, Fernand Braudel, Claude Levi-Strauss, Niklas Luhmann, Arnold Gahlen, Pierre Bourdieu.... 當然 Jean Baudrillard.... [男性是社會理論的作者、權威，似乎更無疑問！]

但是人名與地理一樣累贅，都太過「控固力」了。「歐洲」，如 Stuart Hall 詮釋的，是個 idea，幾乎等同於「西方」、「現代」這樣的概念，是一組想像，一個

再現體系、比較的標準、評價社會的判分。¹ 因此，地理歐洲之內有第三世界，就像是日本比阿爾巴尼亞更「西方」。「歐洲」—dis-embodied—是某種思想與知識的動態結構，與地理歐洲從來不相符合，也無法對應於諸如 EEC 或 Common Market 這樣的政治經濟「體」。「歐洲」不但開啓了現代世界，也創作了界定「現代性」以分類評價不同社會的指標與尺度。或者說，「歐洲」—an idea—本身就是藉社會理論而運作的意識形態。

在希羅多德的《歷史》中，「歐羅巴」的疆界未知，名稱的源起也未知，常見的提法是：從亞細亞橫跨博斯普魯斯，就進入了她；歐羅巴是模糊的，不具有波斯或希臘那麼個性鮮明的認同。在亞歷山大之後的泛希臘文化時代，「歐羅巴」這個名稱也被棄而不用，因為與亞細亞在地理、政治或文化上的區別不再有什麼意義。直到西元十世紀，如 Charles Tilly 說的，歐洲(as such, 也就是說 as an idea) 仍然不存在：當時居住在如今地理歐洲上的三千萬人口並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歷史、文化、命運、或足以將他們相互關聯的認同。² 直到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期間歐羅巴才再度與亞細亞區別，隨著哥倫布抵達新大陸（一四九二），美洲於一五〇七年首次進入世

¹ Stuart Hall, "The West and the Rest: Discourse and Power," in S. Hall and B. Gieben (ed.)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2, pp. 276-7.

²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Blackwell, 1990, p. 38.

界地圖，以及發現通往東方的新航線，歐羅巴出現在航海詞彙中。而直到十七世紀末，歐洲才成爲一個文化認同，大體可與「西方基督教」替換，卻不是毫無爭議的文化認同。³ 因此，概念「歐洲」與我們所謂的「現代」(modern)、殖民主義 (colonialism) 出現於同一個年代。

「歐洲」是在向外征服擴張的過程之中形成自己的認同，因此從來就不是個靜態的本土或固有的疆界，而始終是「境外」(extra-territorial) 殖民（包括宗教、知識、文化、資訊、理論）的動態力量。

科學、藝術、最精緻的快感、最深奧的知識，
都來自於世界的那一方。

是歐洲嗎？不！是令 Paul Valéry 迷醉的：「東方」(the Orient)，一個幻念，交雜著豐富而無序的名稱 (names)—事物、事件、年代、學說、作品、人物⁴ 然而聲稱「東方」是藝術、科學與知識的起源 (origin)，Valéry 所指涉的卻是相應於此，使起源成爲獵物的「歐洲」：飢渴的、向外追尋的、不饜足的征服，絕不限於物質財富與市場；古老東方的各種學說、理念、哲學、宗教、藝術形式，滋養著一代代敏銳的歐洲心靈，在博物館、工作坊、實驗室、沙龍這些智識工廠中被攝取、

³ Barry Smart, "Europe/America : Baudrillard's Fatal Comparison," in C. Rojek and B. S. Turner (ed.) *Forget Baudrillard?*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49.

⁴ Paul Valéry, "Orientem Versus," [1938] *The Collected Works of Paul Valéry*, vol 10. New York: Pantheon, 1962, p. 381.

分解、消化而轉變為歐洲知識征服的力量。⁵ 「東方」是個被取代的起源(a superseded origin)。

在廿世紀早期，Valéry 以一系列的歷史／政治評論討論歐洲與東方的關係，收列在“*The Idea of Europe*”標題下。特別引人興趣的，是Valéry對東方作為「起源」的譬喻，他用「獵物」、「消化」來說明歐洲對待「起源」的掠食性動物態度，而不是譬喻為「承受外來衝擊」的靜物態度，也不是譬喻為「移植本土生根」的植物態度，更不是譬喻為「血緣系譜／父權宰制」、承繼／叛逆的依底帕斯情結。掠食、消化的取向，也是使歐洲無懼於未來東方文化影響的保證：

〔知識的〕力量既然是可轉遞的(transmissible)，歐洲就必須考慮到....歐洲所侵擾、喚醒、教育、武裝、並激怒的「東方」。我們必須考慮當亞洲在工業上振興之時，歐洲將處於何種境況。從文化觀點，我不認為目前東方的影響有何可畏之處。我們對她已有所知。對我們而言，她曾是藝術與知識的來源。設若東方有任何新鮮事物，我們也能輕鬆地歡迎...關鍵在於消化，但這正是長久以來歐洲的拿手絕活，要務是保持這種選擇／欲求的權力，吸取一切並轉化為我們的資產，因為我們正是藉此而造就了今日。希臘與羅馬早已展示了如何處置亞洲怪物、如何待之以分解、抽取些什麼，地中海就

⁵ Valéry, "The European," [1922] in *ibid.* pp. 307-23.

像個蒸餾器，長久以來，浩瀚東方的精華就於此被不斷地濃縮凝結。⁶

這段文字很典型的呈現了現代「歐洲」的意像：一個欲求的主體「攝取」(take in)外在的、異己的「東方」，而且這個主體的認同承接自希臘羅馬而來的純正系譜。我們將再回來檢視這個神話，現在先順著這個論述以探索其權力效應：狼與羊的認同戲局。

吃過羊肉的狼不會畏懼羊。

那麼，是否可以將譬喻中的關係倒轉：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掠食消化之後，歐洲自身已成為豐滿肥碩的來源－藝術形式、科學知識、生活方式、學說觀念或社會理論的「起源－獵物」？可能的狀況卻是：羊兒面對肥碩的狼無法具有理所當然的胃口，卻只有加倍努力地找尋想像中更為安全、俯仰其間不受威脅、保有尊嚴的「本土」。這個簡單而古怪的譬喻關係包含了至今糾纏於後殖民理論的一些激情爭議。過去幾個世紀歐洲或西方殖民勢力最細緻的效果，不在於「同化」，而在於藉著引發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而型塑非西方〔羊兒們〕反動的認同與防衛的習癖(habitus, 依 Bourdieu 的辭意)：西方的藝術文化、知識理論，每一塊肥肉，都包藏了壓迫、宰制與霸權的威脅，甚至隱伏著狡詐的邪惡。面臨無所不在的西方侵透，純淨安全的「本土」，成為「受害」認識論的悲情，也成為〔羊兒〕認同所必須的目的地。

⁶ Valéry, "Europe's Power to Choose," [1925] in *ibid.* pp. 324-5.

即使歷經大半個世紀的民族解放鬥爭而完成了政治主權的獨立，即使歷經快速的工業化而鍛鍊出經濟與科技的筋肉，「東方」卻仍不免在「西化」的陰影下焦灼於文化本土的認同危機。可以理解的，後殖民研究中關注的焦點不再是政治與軍事的宰制，不再是西方資本的威脅，而是西方的知識與論述所形成的權力與支配效應——例如，學院裡的西方學科知識體系所造成的學術附庸。弔詭的是，這樣的認同危機，這樣的「自覺」，「本土」的需求與判準，卻在在都是西方知識權力的直接證據。楊國樞、文崇一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論文集序言的一段文字可以作為近例：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是一種成熟的自覺，只有曾長期浸潤在西方社會及行為科學中的學者，才會有需要中國化的深切感受，也只有長期以西方的理論與方法從事實徵研究的專家，才能知道何者應該中國化，何者不必中國化。⁷

這是一段不帶反諷的誠實道白：只有充份西化了的專家學者才足以具有學術本土化／主體化的自覺、需要、與判斷。

Edward Said 在傅柯的論述／權力問題脈絡下提出的《東方論》(Orientalism)，分析西方殖民論述如何藉著科學、史學、地理、語言學、文學、藝術、人類學等

⁷ 楊國樞、文崇一（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國七十一年，頁 vi。